习近平总书记所作的比喻

把黑土地这个『耕地中的大熊猫』保护好、利用好

□ 孔祥斌 郑洁颖

2020年7月22日至2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吉林考察时强调，要认真总结和推广梨树模式，采取有效措施切实把黑土地这个“耕地中的大熊猫”保护好、利用好，使之永远造福人民。

大熊猫也称作大猫熊、竹熊，在地球上已经生存了至少800万年，被誉为“活化石”和“中国国宝”。近代以来，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大熊猫的栖息地被大量侵占，使得数量急速下降，一度濒临灭绝，我国也将大熊猫定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近年来，随着大熊猫保护工作日渐成熟，我国的大熊猫种群数量也开始回升，大熊猫也由濒危动物转为易危动物。习近平总书记用“大熊猫”比喻黑土地，指出了黑土地保护的重要性与紧迫性，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对黑土地保护工作的殷切期许。

黑土地是优质耕地，黑土地的珍稀程度与大熊猫类似。黑土地是大自然的馈赠，只分布在夏暖冬寒的寒温带，因此全球仅有四片黑土区，分别位于东欧的乌克兰平原、美国的密西西比平原、南美洲阿根廷连至乌拉圭的潘帕斯草原以及中国的东北平原。黑土地的形成过程十分漫长，形成1厘米厚的黑土层至少需要400年。在我国，黑土地的自然演化过程大约花费了1.2万年，最多达到了200多万年。即使是经历了漫长的演化，我国东北的典型黑土耕地面积也只有1853.33万公顷，占全国耕地面积的比重较小。正因如此，黑土地被称为“耕地中的大熊猫”。

近年来，黑土地面临着不同程度的退化，这与大熊猫种群经历的退化类似。有研究表明，黑龙江的黑土层正在以每年0.71cm的惊人速度流失，若不采取保护措施，50年内黑土地就有可能从东北大地上彻底消失。由于气候、区位、开发年限、资源禀赋和利用方式的不同，东北黑土地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但均表现出“变薄、变瘦、变硬”的退化特征。变薄，东北黑土区自开垦以来，在水蚀、风蚀和冻融侵蚀等作用下，黑土层厚度在逐渐变薄。初垦时黑土层平均厚度在60-70cm左右，目前大部分在40cm以下，侵蚀严重的地方则不足30cm，有的甚至出现了“破皮黄”。变瘦，《东北黑土地白皮书（2020）》指出，近60年，黑土耕作层土壤有机质含量下降了三分之一，部分地区下降了50%。变硬，容重是直观反映土壤紧实度的指标，有数据显示，当前我国黑土耕层的容重已经比全国第二次土壤普查（1979年开始）时有明显上升。习近平总书记也对黑土地退化情况表示担忧：“100多年了，如果不采取有效措施，再过几十年，恐怕就要消失殆尽了。”

黑土地的保护任重而道远，亟须打出一套“组合拳”，像保护大熊猫一样保护黑土地。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黑土地是世界上少有的优质耕地资源，是我国粮食安全的“稳压器”和“压舱石”，必须切实把黑土地保护好、利用好，使之永远造福人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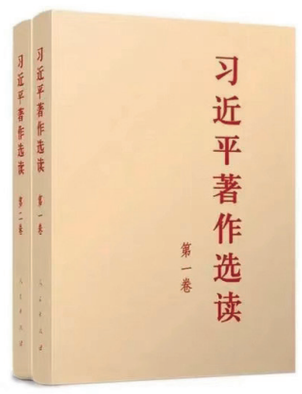
全面推进金融治理现代化

——读习近平总书记《服务实体经济，防范金融风险》

□ 俞建雄 陈心颖

习近平著作选读

重读经典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服务实体经济，防范金融风险》是2017年7月1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讲话的一部分，收录在《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这篇重要文献贯穿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具有鲜明的问题导向、重大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为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我国金融业高质量发展提供行动指南，是新时代做好金融工作的根本遵循。

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金融理论

马克思关于货币本质及其流通规律、资本的历史与逻辑、生息资本和信用理论等论述，系统概括了金融发展的规律及其在社会经济中的重要作用，也为马克思的后继者所发扬光大。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金融工作，在多个重要场合就金融发展问题发表重要讲话。在这篇重要文献中，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发展的重要论述内涵丰富、思想深刻，为做好新时代金融工作、推动我国金融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坚实理论基础。

第一，明确提出金融必须服务实体经济的论断。习近平总书记在这篇重要文献中明确指出：“金融和实体经济是共生共荣的关系。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为实体经济服务是金融的天职，是金融的宗旨，也是防范金融风险的根本举措。”提出金融与实体经济的辩证关系，是马克思主义金融理论在社会主义金融实践中的创造性运用，为金融助力实体经济发展指明方向。

第二，揭示了金融工作的根本性任务和永恒主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特别是防止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是金融工作的根本性任务，也是金融工作的永恒主题。”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事关我国经济与金融的良性循环与高质量发展。面对错综复杂的国内外金融环境与发展形势，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一系列重要论述基于维护国家金融安全的战略定位，以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为核心，形成对内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外扩大金融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防风险理论体系，明确了当前我国金融风险防控的基本原则、工作导向和实践路径，为推动完善我国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制度建设与政策实践提供了理论武器和行动指南。

第三，指明了全面推进金融业高质量发展的实现路径。习近平总书记在这篇重要文献中指出了金融工作今后的路径创新、制度创新与政策创新方向，如“要树立质量优先、效率至上的理念，转向内涵式发展。特别是在产能过剩条件下，要更加注重供给侧的存量重组、增量优化、动能转换”，以及“优化融资结构体系，打造适应实体经济发展的金融链”“加快转变经营模式，做优主业，做精专业”“推进金融精准扶贫”“鼓励发展绿色金融”等。这些重要论述既是我国金融业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性指导，也为丰富马克思主义金融理论作出了原创性贡献。

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金融事业的价值导向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一切政党的根本标志。我们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归根到底是为了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这就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金融应当也必须成为人民的金融。如何在我们的金融事业中体现以人民为中心？习近平总书记在这篇重要文献中明确指出“要强化服务意识，努力实现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统一”，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金融事业明确了价值导向。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建设普惠金融体系，加强对小微企业、‘三农’和偏远地区的金融服务，推进金融精准扶贫。要坚持金融惠民导向……要发展完善科技金融，鼓励发展绿色金融。”这就要求金融服务不能只追求经济价值，关注“20%”的优质客户，也要为“80%”的一般客户提供金融服务。一方面，在生产领域要扩大覆盖面，为弱势生产者提供优惠的金融服务；另一方面，在消费领域要把金融服务延伸到民生保障领域，扩大消费贷款和社会保障方面的融资业务，适当让利于弱势群体，使他们能够获得价格合理且便捷的金融服务。

当前，数字技术被广泛运用于金融领域，在提升金融服务效率的同时，也带来了鸿沟扩大、算法歧视等问题。对于金融消费者而言，技术是有门槛的，一些不熟悉现代金融科技的群体将会感到不便，如老年人、残疾人、低收入人群等。技术本身是冷冰冰的，而我国金融服务则是有温度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之下的金融运行坚持正确的价值追求，让现代科技成果更多地惠及民生，赋能普惠金融，让更多的人以更低的成本更便捷地获得金融服务。

深刻回答新时代金融工作面临的问题

在这篇重要文献中，习近平总书记从金融工作全局出发，坚持问题导向与目标导向相结合，指出金融工作面临的问题并作出深刻回答，切中要害、抓源治本，为提高党的金融治理能力水平提供科学指引。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剖析了“金融的根基是什么”“金融改革、创新和发展的目的是什么”“地方债务如何有效遏制”“如何整治金融乱象”等一系列事关金融工作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学界业界关注的焦点问题。解决好这些问题，是产业界和金融业要共同承担的重任，也是宏观经济政策调节的重点。在这篇文献精神的指导下，金融工作纠正了以前存在着的许多思想认识上的误区。比如在过去一段时间实践中，“金融业制度性利差明显，一度存在‘坐地收钱’的强势思维”，忽视了“要突出以客户需求为导向、以服务创造价值，靠竞争力吃饭”；曾经“一味追求高回报”，疏忽了应当在“风险可控条件下追求合理回报”，忽视金融发展应该“从满足大批量、规模化需求转向更重视满足个性化、差异化、定制化需求”，偏离了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本源；一些监管部门也曾有段时间忽略了对金融创新的监管和正确引导，导致出现“盲目扩张金融机构”，“搞资金体内循环和脱实向虚”，甚至庞氏骗局；在推动资本市场改革时，由于过分强调其融资功能，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要更加注重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强化优胜劣汰”相关制度的建设与完善。这些年来我们金融改革中走过一些弯路，因此，今天我们在研究探讨金融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必须从学理上正本清源，而学习、研究这些问题，最重要的就是务必学深悟透习近平总书记这篇重要文献。

当前，金融已然是资源配置和宏观调控的重要工具，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新征程上，能否用好、用活、用对金融工具与手段，也是治国理政、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关键。我们务必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工作的重要论述为指引，按照金融发展规律，紧紧围绕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三项任务，创新和完善金融调控，健全现代金融企业制度，完善金融市场体系，推进构建现代金融监管框架，加快转变金融发展方式，健全金融法治，保障国家金融安全，全面推进金融业高质量发展。

跳出“黑板上的经济学”

——经济学家薛暮桥的治学之道

□ 马传景

学人小传

薛暮桥（1904—2005年）：原名雨林，江苏无锡人。经济学家，首届中国经济学奖获得者，被誉为“市场经济拓荒者”。新中国成立后，先后任政务院财经委员会秘书长兼私营企业局局长，国家统计局局长，国家计委副主任，全国物价委员会主任等职。后任国家计委顾问兼经济研究所所长、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总干事。著有《中国农村经济常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当前我国经济若干问题》等。

薛暮桥是当代中国杰出的经济学家和经济工作领导人。有人评价说：在中国，经济学再也不大可能发挥薛暮桥那个时代那样重要的作用，经济学家也不大可能再达到薛暮桥那一代经济学家所达到的地位。因为那个时代迫切需要经济学家，那个时代的经济学家也心无旁骛地努力为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服务。

薛暮桥出生于一个破落地主家庭。15岁时迫于生计而辍学，到杭州铁路车站当实习生。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既而被捕入狱3年，在狱中学习了世界语、世界通史并系统学习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出狱后不久，进入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从事中国农村调查工作，主编《中国农村》杂志，并与钱俊瑞、孙冶方等创办了新知书店。从1932年写出第一篇农村调查报告始，薛暮桥从事经济研究60年，笔耕不辍，留下了丰富的经济学学术遗产。2011年出版的《薛暮桥文集》共20卷，选入文章530余篇，著作15部，共计500万字。薛暮桥学术生涯集中研究的主要是两个问题：一是如何使中国经济稳定发展，二是如何建立一个具有活力的经济体制。

主张实现经济均衡发展

关于经济发展，薛暮桥一贯主张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实现经济均衡发展。“文革”结束后不久，追求经济高指标、高速度的苗头再次出现，薛暮桥根据之前中国经济大起大落的痛苦教训，致信当时主管经济工作的中央领导，要求制止这种现象。他认为当时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情况已经比较严重，必须采取措施调整，使积累与消费的比例恢复大体平衡。薛暮桥认为当时出现了国民收入超分配问题，建议通过各种政策手段控制财政赤字和货币发行，压缩总需求，实现经济再平衡。薛暮桥的这些建议，一开始受到了抵制和批评。后来直到1979年4月，为改变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局面，党中央召开工作会议，正式确立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新“八字方针”，要求改变投资过热、经济结构扭曲现象，对他的批评和抵制才停止下来。

做市场化改革的倡导者

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薛暮桥是市场化改革的倡导者，并一直站在市场化改革的前列。

对20世纪50年代社会主义改造的反思，充分体现了薛暮桥治学中的理论勇气和自我批判精神。他是社会主义改造的执行者，并受中宣部委托，撰写了《中国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一书，被看作对社会主义改造经验的权威解释。经过“文革”后的反思，他重新思考并断然否定自己原来的观点，认为在经济十分落后的中国，应该有一个较长的新民主主义时期，不宜急急忙忙地消灭个体经济和私营企业。改革开放初期，他对发展私营经济持支持态度。1979年7月，他在中央党校做了一场报告，提出：“有必要坦率地讨论我国现有所有制结构为什么会如此严重地束缚生产力发展？在目前，留一点个体经济和资本主义的尾巴，可能利多害少。”后来这个报告在《理论动态》发表，他的建议得到了中央的肯定。

在理论上，他不赞成“劳动力社会所有”的提法，提出“劳动力个人所有”的概念。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劳动者仍然把劳动当作自己谋生的手段”。针对当时大批上山下乡知青返城，城镇就业形势严峻的情况，他提出要广开就业门路，改变公有制一统天下的局面，不要盲目追求“纯而又纯”的公有制。薛暮桥有一句名言：“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就是空想社会主义。”1981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广开门路，搞活经济，解决城镇就业问题的若干决定》，待业青年的就业问题终于逐步得到解决，这也为多种所有制发展打开了大门。

强调用理论解决实际问题

关于中国经济体制应当采取什么模式，20世纪50年代就有人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1982年党的十二大以后，更是成为主流的认识。但是，薛暮桥认为，虽然“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比单一计划经济是一个进步，但是较之商品经济制度，却有太大的局限性，并反复陈述自己关于改革目标应该是建立商品经济的主张。他的这种理论观点在当时受到了严厉批评，为此甚至还写了检讨。但后来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证明，他的观点是建设性的。

中国经济体制的全面改革经过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高潮，随之冷却下来。薛暮桥通过在会议上的发言和给中央领导写信，批评改革停顿的倾向，建议把工作重点放在深化改革上，以解决结构和效率问题。他强调，东欧一些国家遭受挫折的主要原因是未作彻底的改革，只对原有体制修修补补或零打碎敲，结果把矛盾积累起来并引起最终的爆发。他主张利用当时宏观经济比较均衡的大好时机，重整旗鼓，推行综合改革，放开价格，让企业公平竞争，等等。

有人说，薛暮桥是“入世的哲人”。然而，如果了解了薛暮桥当时因为提出经济理论观点而多次检讨、遭受批评的经历，就会明白与其说这是一条“终南捷径”，不如说是一条“布满荆棘之路”。选择成为薛暮桥这样的人，是需要极大理论勇气、学术担当和牺牲精神的。所以，现在有的经济学者选择退回书斋，专心研究“黑板上的经济学”。这样固然安全，但是这样的经济学不过是经济学家圈内的智力游戏，与经济生活和他人就没有多少关系了。